

歌 操 詩 疏

書 雜 著 歲 銘 祭 文

虎溪集卷一

앞표지 뒷면

虎溪先生遺集序

尊周錄吾東之魯史也忠義名節莫盛於當日
培養之澤而鍾毓之會耳宐其勘亂刷恥伸大
義於天下而竟爲氣數所壓何哉圍城之中抗
疏刎腹據義裂書猶可謂小伸其志而至若在
外勤 王冒難直前遽聞媿成有爲之才未處
可爲之勢必死之志未得可死之地尤爲志士
之痛惋如虎溪先生申公是也公少有志節與
弟晚悟懶齋二公早登寒旅二先生之門得聞
性理之學師門之推許重矣期擬遠矣丁卯翟

亂公慨然曰吾雖韋布時事孔棘赴難未可緩也卽倡義勒兵爲衝圍捍衛之計值講和罷兵未遂敵愾之志遂瀝血封章極言和議之不可恃備禦之不可疎及丙子再搶公有朝啣義當奔赴尤非丁卯比也誓衆登壇星夜疾馳未及南城旋聞下城智勇無所施矣復抗一疏直斥誤國與同志諸公痛哭而歸自是更無當世之念而畢命於採薇亭中冠屨倒置無奈時何陽秋可讀尚有地矣終始樹立若是偉雋而非從外襲取也由克養有素珥讀者詩書也珥講者

義理也發之辭氣而激烈行之營陣而嚴整詎
非學問中得來耶今以遺集攷之橫豎論說皆
洛建以來相傳之旨也箴銘寓做之辭庸學排
圖之例尤爲警切悔堂家學之傳師友講討之
益槩可見矣而韜略奇正一不槩及然有子盱
言只是孝悌禮樂而魯國之募戰士與焉世平
則講道時危則奮武自是一事故君子謂甲兵
爲爲已義將盟壇宐其必歸於公也公之後孫
敦植甫謬責弁文而竊念 朝家旣貶贈之士
林又俎豆之巨筆揄揚亦多大節已顯矣謏識

安敢張大也謹略叙之昭陽赤奮若黃花節後
學完山柳必永謹叙

虎溪先生遺集目錄

卷之一

歌

採薇歌

操

鶴山九操

詩

虎溪精舍

閒居

晉南悅道弟與金孝徵應祖自葛山來

卷之一

到吟成一絕語極悲愴遂和淚以次
亨甫達道晉甫二弟以歲晚何以黔吾
突分韻詠懷詞致不凡爛然可觀余
獨不可無一語遂構拙以示己未

武屹月夜偶吟

拜旅軒先生于巖齋因講繫辭有感

贈別李右潭

潤雨

讀晦齋先生集有感

謁陶山院仍講先生集

詠洗心亭

讀離騷

夜誦感興詩

聞虜兵犯境

丙子十二月賊陷江都嬪宮淑儀元孫

二大君駙馬公主并八逼逐顛越或

被搶掠投江云不勝悲憤

上出都城向南漢併日糲飯屢夜不寢

羣僚近侍或至凍餒云及此時臣子

分義固勒兵投亂脫危殉節故遂糾

旅輸糧直赴 行在

倡義西赴途中口占

廣陵城吟示同義諸公

鄭桐溪蘊趙龍洲
綱金清陰尚

憲

送別三學士

洪翼漢吳達濟尹集

聞金燁至雙嶺敗沒

賊退後洛中諸友有小集請邀遂詩以

謝

和李白軒相公

景奭

還鄉

到三灘有感

王考悔堂府君以孝學旌贈遂感吟

採薇軒偶題

智齋志感

詠金松隱光粹萬年松

次權子正守經自樂堂韻

又次子正天雲臺韻

西厓先生輓

寒岡先生輓

旅軒先生輓

輓鄭愚伏經世

輓訥齋崔公 明

輓梧峯宗丈 之悌

輓李敬亭 民宍 二首

輓申河陰 楫

輓李紫巖 民宍

輓權湖陽 益昌

輓崔完海 山輝

輓金佐郎 淮

輓從弟汝遠 志道

疏

請罷和議疏 丁卯

請斥和疏 丙子

三烈士 金燁 金煜 金燦 褒烈上言

書

上寒岡鄭先生 二

上旅軒張先生 二

與鄭愚伏 二

與李蒼石 峻

與李白軒

答鄭桐溪 蘊

卷之二 目錄

與柳修巖

致寬

與金君慎

守訥

與金而栗

致寬

與業儒齋會中

寄伯兒堦

寄叔兒琛

寄季兒玷

卷之二

雜著

性說

心說

情意辨

志意辨

心性情志意辨

仁義禮智說

無極而太極說

陰陽說

庸學圖後識

家戒五條

採薇軒記

採薇軒上梁文

箴銘

存養箴

省察箴

東壁銘

西壁銘

祭文

退齋先祖院享時祭墓文

祭寒岡先生文

祭旅軒先生文

祭李敬亭文

祭申河陰文

祭仲弟修撰文

虎溪先生遺集目錄

虎溪先生遺集目錄

虎溪先生遺集卷之一

歌

採薇歌

大明宗周兮忽焉微矣以胡易華兮不知非矣
登彼鶴山兮採其薇矣

操

鶴山九操

鶴山嵯峨兮雄鎮海東天地中虛兮翠嵐撐穹
唐虞舊物兮萬古攸同

鶴山嵯峨兮其上北辰羣峯矗矗兮日夜朝旻

不念向北兮終古嶙峋

鶴山嵯峨兮穹林鬱蒼春意氤氳兮物物含香
萬紫千紅兮大明其光

鶴山嵯峨兮日月宣朗一陰一陽兮君象臣象
晝夜代明兮末世清爽

鶴山嵯峨兮疇今為王朝霞暮雲兮捲舒寤宇
蒼崖白石兮空留今古

鶴山嵯峨兮巖巖峯嶠松柏特立兮歲寒後彫
烈烈其氣兮與秋爭高

鶴山嵯峨兮不周與隣崇禎古色兮不染腥塵

超然宇宙兮其靈孔神

鶴山嵯峨兮仰戴天朝涵養雨露兮二百年遙
念古執徐兮崇報何聊

鶴山嵯峨兮其下薇谷窈而且邃兮其誰媚獨
爰採我薇兮永矢初服

詩

虎溪精舍

鳳宙南奔繞虎澹雲濛烟鎖我居宜這間
惟何事萬卷殘書數頃時

閒居

韶州東畔屋初成澹泊矜裾任一生種菊移梅
眞活計樵山漁水好經營有期風月閒來趣無
限詩書老去情猷畝微忱終不倦唐虞末世祝
昇平

晉甫

悅道

弟與金孝徵

應祖

自葛山來到

吟成一絕語極悲愴遂和淚以次

冥頑惟我弟兄身艸土餘生痛轉新白首鴿原
相別恨不堪雙淚滿衣巾

亨甫

達道

晉甫二弟以歲晚何以黔吾突

分韵詠懷詞致不凡爛然可觀余獨不可

無一語遂構拙以示己未

長笑賈太傅明時獨流涕鄉隣有鬪者智者戶
可閉君子憂終身身外那可計丈夫平生志本
不在玉桂只祝聖人壽一萬八千歲

太平聖天子一怒懷拓遠中權者誰子汝心余
可忖得人有如此豈憂凶奴反哀哀楊老爺一
去終不返緬憶周御史却恨生也晚

桓桓金將軍手中持金戈啞啞朔風起千里飛
胡沙皇天不助順不死有如河噫彼刺口輩責
人何大苛吾東倘微爾其奈綱常何

廟堂有賢相，鶴列皆君子。論議何太正，謨畫出人
意。謙恭下白屋，豪傑紛然起。天墀開章奏，一
一誰指使。富貴任汝爲，邦國將何以。

美人在洛厓，臨水開茅簷。欲往路阻長，使我雙
眸霑。莘野未幡然，誰復調梅鹽。凶颯攬宇宙，慘
惓寒氣嚴。時乎倘一來，陽澤蒸黎黔。

謂將遊玄圃，此志一何愚。謂將投浮雲，此計又
何迂。迂與愚相并，慚作席珍儒。兩鬢驚半白，居
然一老夫。信乎命之窮，誰識臥雪吾。

民生膏澤渴，賦役何時歇。頻年天降災，赤子多

天折九閻何茫茫歎息腸內裂天厩有肥馬孰
憐路傍骨我欲奏萬言跼踏畏唐突

武屹月夜偶吟

未成吾止壁爲山立雪函筵戒十寒遙憶聖門
顏氏子仰鑽瞻忽發潑歎

拜旅軒先生于巖齋因講繫辭有感

易理元來見得艱玉山夫子啓玄闕從知不合
求高遠只在吾人日用間

贈別李石潭

潤雨

回憶追從四十春早年交道暮年新解携今日

相規意無負師門教誨誨

讀晦齋先生集有感

紫陽單設紫溪承正學吾東復日昇十疏條中
忠讜著八規修上道猷凝精澗已透真源得妙
悟惟從太極徵盥讀遺文私豈淑樞衣不及感
懷增

謁陶山院仍講先生集

海涵千古聖賢規歷溯淵源淳濬之顧余生晚
陶鎔後恨未當年化雨滋

詠洗心亭

登臨瀟灑滌塵心呀穴冰風爽我衿夏日炎天
遊賞續源頭活潑幾人尋

讀離騷

屈子貞忠日月爭飄然蟬蛻出塵坑非風非雅
楚南調憂國憂君一箇誠

夜誦感興詩

行年耳順歎無爲遙夜謾吟感興詩探索消長
天理妙端空炳燭趁時時

聞虜兵犯境

強虜乘勢亂中華豈意如今左海加眞主皇綱

猶有在天驕豕突不能遐

丙子十二月賊陷江都嬪宮淑儀元孫二
大君駙馬公主并八逼逐顛越或被搶掠

投江云不勝悲憤

天府心都失所畱長江蕩滴莫能流 鑿輿播
越危城岌赴亂諸軍詎少休

莫是靖康難胡然天府失嬪宮驚顛倒大君亦
隕越攔道屠戮肆填門矢砲突行宮燎火色郊
原僵尸血潛窟霹靂喧滿城腥羶掣忽如五胡
擾慘惓二帝北綠眼如斯否青衣今再繫至尊

遽蒙塵臣民當魚肉何時明運振殄滅北種孽
胡命未應心久皇綱昭如日微臣望 行在謾指
擒胡月篤懷主辱憂淚灑西向哭

上出都城向南漢併日糲飯屢夜不寢羣
僚近侍或至凍餒云及此時臣子分義固
勒兵投亂脫危殉節故遂糾旅輸糧直赴
行在

奮身願與二三子瞻望 王居勇赴之此米何
能需御供孤軍不合補京師祇將憂愛繫衷秉
欲效艱危共濟忠踏雪衝寒五豈憚指期赴

九重壘

倡義西赴途中口占

中宵蹴起劔心盟仗義西行一死輕生長青邱
恩澤裏此身何以答昇平

廣陵城吟示同義諸公

鄭桐溪 蘊楚龍洲
綱金清 陸尚憲

斥和認是堂堂事胡爾講和相反之寔出恟夷
抒禍耳倒懸賈喻先符之

送別三學士

洪翼漢 吳達濟 尹集

大義東方有幾人今行直路魯連津灑淚蒼江
分手去西天落日倍傷神

聞金燁至雙嶺敗沒

西來消息膽魂驚
三子貞忠死亦榮
忍說廣陵城下事
不堪哀淚自沾纓

賊退後洛中諸友有小集請邀遂詩以謝

憂國傷時淚自然
中宵獨立拊龍泉
莫言河洛腥塵息
忍見郊原戰骨捐
紫闕方懸越膽日
青城正泣宋皇年
一天已愧誰同戴
臣子何心醉管絃

和李白軒相公景奭

宦海桑瀾豈苟容
農虞忽沒夏誰宗
執徐洪造

恩難報隱約鄉山愜素慵

還鄉

誤被天恩重還慚臣分疎故園春已晚何用
更躑躅

到三灘有感

聖恩虛負海量深俯仰乾坤愧我心望裏家鄉
嘉遯處皇明日月照園林

王考梅堂府君以孝學旌贈遂感吟

孝源由出道源深有隕恩波河海深聖門惟
獨曾閔孝若使生并特許深

採薇軒偶題

茅亭澗處谷薇新採採饒吾養道真想像夷齊
風不死首陽山色保殷春

智齋志感

昔年肯攜護麗牲霜露寒天格至誠魯防曾興
尼聖歎寒泉逾見晦翁情推移桑梓邱原感瞻
拜杉松宅兆縈承襲弓箕无忝訓孳孳昕夕倡
家聲

詠金松隱光粹萬年松

種德栽松驗後時超然惟獨歲寒安蟠勢鬱蒼

龍屈曲羽儀潔白鶴差池炎到清陰陰厚庇風
噓雅韻韻逾奇人物同然看茂盛孫枝世世預
先知

次權子正 守經 自樂堂韻

自樂堂臨澗水中蕭然頽臥一僊翁神遊物外
忘機鷺念絕塵間逸翮鴻醉後題詩揆造化閒
來揮筆起晴虹從此地多真趣堪羨吾君有

古風

又次子正天雲臺韻

臺榭經營閱幾秋登臨恍若上丹邱天非有意

恒寥廓雲自無心住去畱每夜澄光明月映滿
山閒影翠嵐浮溪堂淨盡無塵累也識人間別
一區

西厓先生輓

河南夫子痛大厦棟樑摧邦失著龜策嶠空領
袖材崑勲風雨際吾道日星廻天下俱無福伯
淳不獨哀

寒岡先生輓

運值文明會真儒間世出滴傳陶老心悟解晦
庵帙邦國賴昇平衿紳成就質云顏山武屹虛

映淒涼月

旅軒先生輓

雷雨山崩夕虔誠默禱深陳君堯舜道克已孔
顏心攀桂巖廊寄彈琴縣府臨奠楹俄夢罷安
仰慟吾林

輓鄭愚伏 經世

涑水妥靈首立論蛇山隧道賁駁言偏淡追憶
重泉感不但從遊十載恩劄盡庚彈護克定諭
招丁潰義逾尊道南景物慘無色何處更看仿
彿存

輓訥齋崔公現

先君摯誼最於公城谷當年患亂同梁楚聲名
仙籍選唐虞志業廟謨隆頰年苻厄言堪忍厚
夜幽魂慟不窮倦誨諄諄嗟已矣此生何處挹
高風

輓梧峯宗丈之悌

寬厚天資稟自真早登科甲儼垂紳乘驄柏府
威聲凜製錦祠鄉惠化新孝友傳家光祖烈謙
恭律已範鄉隣忍看仙馭歸天上偏荷恩憐淚
滿巾

輓李敬亭民歲二首

金嶽鍾人傑，鬼駮一代名。
米山畱暢詠，湖玉選要清。
社酒頻相醉，蠻燈幾伴明。
奎星沉一夜，精爽落霞并。

吾生何幸忝同鄉，每挹高風動八荒。
文與李韓名并駕，遊於寒旅道彌光。
人間政倚儒林匠，天上那知帝意傷。
仙馭飄然畱不得，題詞此日涕滂滂。

輓申河陰楫

學通經術早屠龍，官得廉名石屢磨。
惡者猶懲

賢者悅今人與處古人風泉魚初返懽何極孔
鯉先亡痛不窮養老寸誠終未遂寃魂應愴九
原中

輓李紫巖

民寧

山雄金鶴氣崢嶸鍾得如君間世英一代芳名
超翰苑八旬耆德列蓬瀛居鄉懿範藍田約離
國孤忠北海聲先契又無姻誼重那堪今日哭
佳城

輓權湖陽

益昌

遠惟擇處仁良晤托親姻妙奧揆闕鑰藏修抱

席珍劬經尋大義乘化返元真
天喪斯文盡有誰範後人

輓崔完海山輝

聞君長逝我心恫連世懽情似夢中
數郡治聲張趙侶半生清節惠夷風
堪憐玉帶埋深壤忍見丹旌拂遠空
最是九泉無限痛北堂榮養未能終

輓金佐郎

淮

匡廬磨杵昔何年
魁榜榮名折桂蓮
鵬擊天潢纔變化
驥騰雲路遽迤邐
平生事業貪何害
暮

歲沉淪病可憐白首
空懸

輓從弟汝達志道

孝友家聲繼溫良衆町推早年期紫鳳晚歲夢
黃龜命矣身多病嗟哉藥未醫白頭今日痛無
復見仁資

疏

請罷和議疏丁卯

臣聞君臣大倫天地之常經萬古之不易我國
之於 皇朝已有 祖宗朝二百年服事之勤

忠大義而違我 主上殿下以文武全德忠孝
至行上以承 祖宗傳授之意下以服臣民依
仰之心庶幾乎安危一致夷險無二奈之何邦
國不幸天神莫佑彼海外殊種天西異類以若
韋毳之物污我禮義之邦寡衆莫敵而廟筭失
措 宮殿孤托而君臣相咨尚惟我 殿下一
心終始炳如日月屢朔艱苦不改金石寧其乘
一桴而蹈九溟不欲爲犬戎之所辱者蓋以天
下之大義不可以不扶萬古之綱常不可以不
振而乃者一種妄議起於廟堂所謂爲國講和

之說先自平日重信之口誤 君德於危軀而
自以爲得宜取譏笑於後世而莫知其爲恥鳴
乎如是而保 宗社則祖宗之靈豈肯曰安乎
如是而保生靈則臣子之情豈肯曰樂乎嗚乎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竊以謂今日和議反
爲後日之禍本彼犬羊無禮之習貪暴不厭之
性反覆無常殘忍益甚則其爲此議者果能爲
宗社而得其便宜乎爲 國家而啓其太平
乎如臣愚懦素乏長策徒循古轍顧不足感動
天意挽回世級而但恐百世之下春秋復作

則臣竊未知筆削之當如何爾嗚乎 大明中
州周室尚尊伏乞亟罷和議以伸大義臣惶惶
恐恐

請斥和疏

丙子

天地雖閉難墜者綱常也日月雖晦不昧者義
理也顧茲東土檀君故國箕聖遺墟伏惟我
太祖大王龍興統三千里之江山垂億萬年之
緒業逮至我 主上殿下以明睿之資兼文武
之德穆陟寶位之艱難均調金膏之洋溢而存
省之工可致中和位育之功德化之盛庶見唐

虞雍熙之世奈之何蠢茲頑酋連陷大鎮猝逼
內地以彼鼠竊狗偷之類僂作封豕長蛇之勢
都城震盪廟等蒼黃宗社托在孤島大駕
播遷危城此政忠臣烈士忘身殉國之日也勇
夫仁人敵愾赴難之秋也臣幸蒙聖恩欲報
無路乃以犬馬之誠敢辨熊魚之義始倡於丁
卯之春再糾於丙子之冬前後勤王之策一
不效其尺寸終始負國之罪豈能容於俯仰兵
潰雙嶺所餘者秉彝之天身八都城無奈其用
武之地君父之羞辱莫雪不忠大矣虜賊之

搶攘忍見無勇極矣伏聞誤國之論起於腹心
速禍之譏著於蒼龜凡爲我 殿下之臣民頭
天足地圓冠方領者豈忍聞此議乎豈忍見此
事乎今見 國書屢下胡脅益督難從之請沓
至無倫之說日來是畏強示弱求利反害而畢
竟秦之求無已不待志士而可知然則曷爲棟
焚之樂以致噬臍之悔哉自古帝王家興亡盛
衰實關於天而董子曰自非太無道之世天盡
欲扶持全安之今我 殿下仁聲漸訖至德升
聞天必扶持我國剿滅彼類措 宗社於泰山

之安濟生民於大猷之世誤聽一二臣之言欲
背天意臣竊愍之若一從貪暴不厭之欲反覆
無常之性東土盡入於犬羊之域羣庶變爲夷
狄之類而後已如此而保宗社祖宗之靈豈
不厭其穢德乎如是而安生民庶之心豈肯
爲其左袒乎况我國之於天朝義爲君臣恩
猶父子和議一成彼必肆然稱帝使殿下不
得事皇朝脅以奉貢稱臣若爾則此將奈何
臣雖無魯連蹈海之高節殿下必守威王朝
周之大義然後綱常賴而不墜義理明而不泯

無愧於春秋而有辭於萬世矣前鑑不遠在於
壬辰當時之猖獗萬倍今日八路糜爛至於靡
有子遺于斯時也君臣上下有死之心無生之
氣天心悔禍醜類屏跡式至于今伸大義於宇
宙震雄聲於蠻夷者良以此也卽今金虜之勢
譬諸昔日強弱不同我國君臣上下卽前君
臣上下之令胄後裔以前日君臣上下之心爲
心效死不貳何患其異類之犯境也何患不掃
除潢醜廓清青邱以光先大王之耿光大烈
也伏願 殿下赦臣湯鉞之罪察臣忠悃之陳

亟罷和議以扶綱紀焉臣惶恐惶恐

三烈士

金燁金焜金燦

褒烈上言

爲國效命臣子之大節也褒忠贈秩 朝家之
盛典也夫世當板蕩則爲人臣而義取熊掌命
輕鴻毛扶綱常於一時樹風聲於萬世者何代
無之窮天地亘萬古未聞一家有三人焉臣縣
人金燁業武登第益振古之長子也金燁與其
弟焜燦俱登武科謂二弟曰吾等厚蒙 國恩
何以仰盡微忠徃在丁卯之亂臣倡率義旅金
燁三昆李從摩下至嶺底間 國家業已講和

痛哭歸鄉每語到國事不勝憤惋及夫丙子再
肆之日臣欲伸前憤糾合徒衆則金燁亦願共
赴故臣薦差官軍都總金燁與弟煜燦拜護行
陣至雙嶺胡兵驟至砲聲雷起射矢雨下金燁
與二弟冒刃爭死斬胡數十級仍奪胡騎乘勝
衝突馬忽躍入胡陣金燁度其勢窮謂二弟曰
吾等一生但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徒知有君
而不知有身此正其時俱罵賊不屈爲賊所害
偉乎烈哉金燁之毅魄填壑而莫叔荒山之孤
狸葬焉忠魂飄散而無慰古木之烏鵲弔焉然

其烈烈之氣凜凜之像不死於雙嶺之間忠之
貞爲松柏節之堅爲巖石使世之爲人臣而過
其下者皆欲臨亂無苟免之心非斯人歟臣向
日圍城陳疏之後卽欲 啓達伏念 殿下待
其燕安必有表忠酬功之日故退矣 恩諭之
將下矣伏惟 殿下褒忠酬功俱及存沒烈彼
金燁之孤忠懿節臣遂寢不啓于 殿下苟按
廣採之下恐金燁之忠魂毅魄泯沒無傳爲千
秋志士之所齎恨故臣敢陳金燁三昆季之顛
末稟 啓是白乎所伏乞 仁天大霽均及白

骨慰英魂於地下勵臣子於來世是白齊

書

上寒岡鄭先生

玉山僂得奉五月二十日下書既惠以惓惓勤
摯又加以條條切當不知適道何以得此良感
良悚仍伏審春夏以來道體一向神福伏慰區
區適道合下朽質自知不足以終究大業而時
雨之下無物不育以若愚魯尚亦與聞於義理
之辨名實之分而粗有管窺於吾人事業之有
內外大小之別者此莫非十數年提撕警責之

賜而常患見之未的體之未切上以負教誨之
至下以失朋儕之期回顧平生徒切愧懼而已
朱子書節要乃退陶先生一生用工之地而編
帙精簡節次分明學者之工實有易於大全之
浩穰此不可無列爲一部以傳於後世也蓋陶
山平日只爲自家用工之便而有是十冊之抄
選然當時謄刊之論已出於門下其後序文之
又發於巾衍當日先生之所以止之者亦至訓
也况紫陽之百世以俟退陶而後得正者乃是
斯文之大闕則前日武屹講定之論儘得十分

亭當矣衛道之地無一人敏事而殫誠良極悼
歎近與二三士友有所慨咄者存故敢此仰陳
惟祝爲道保重

上寒岡先生

一違門屏歲忽改矣尋常慕德之忱安敢不寤
寐於泗水春風伏不審履茲春元道體一衛萬
福向來五先生禮說無非折衷之訓倘得恣閒
隨錄輯成一統則豈但爲禮家之備實斯文之
惠也適道疎慵踪跡獲側於門墻每欲脫意塵
白專心向裏無或少須臾離曠於函丈之席是

固夙宵之願而年來剝於憂慮矣於通慢得罪
於門下者深且重矣伏望以不輕絕人之義時
賜鑄誨得以補前日之過千萬所拱而竢也餘
惟祝爲道加護

上旅軒張先生

向者晉拜實出慕德之忱而適因稠撓未得陳
疑難聽叩牖而歸私心恨仰久而采篤伏惟卽
日春和道體增重適道杜門奉親之暇粗有用
力者而頽惰之習依舊纏綿靜一之時常少而
昏惑紛擾之時居多終不得馬脚於實地上每

切浩歎若此不已竊恐爲門下之累罪悚尤曷
極幸蒙不鄙憐其顛學之誠而終始垂賜則大
君子誨人之道豈不盛哉早晚方擬晉侯未前
夏乞爲道保重

上旅軒先生

國家事尚忍言哉夷狄之禍何代無之而未有
如今日之猖獗近聞執事受任全道之責私竊
以爲國其得人將掃除凶醜保守 宗社如適
道者庶復爲太平人矣意外以適道誤薦本邑
義將之名自念無似猥蒙不勝之任平日師友

從遊之際或有自欺欺人而然歟竊恐以此而累大君子知人之明也卽當乞免之不暇而且向者所聞於父師者忠與孝而已故以素昧籌略便欲誓衆赴難成敗利鈍雖付於天而聚兵募糧最難就緒伏願隨事指揮無使自迷以報朝家之屬望千萬千萬

與鄭愚伏

國家不幸金虜壓境廟筭蒼黃凡我東土人士孰不膽裂意外猥蒙領軍之任過分之憂寢食未弛當此危難之日委以重大之任執事平日

以適道視何等人也非但全昧籌略忠不足以
殉國勇不足以禦敵信不足以服衆威不足以
龍虜然忠憤所激義不敢辭方欲措置區劃而
募軍亦難糧餉極艱國家雖有朝暮之急勢不
可趁期發程益覺不勝任之歎 朝家緩急刻
邑動靜自今陸續行關使之知悉伏望

與鄭愚伏

崇賢之廟配以東爲先者其義何據太學之
儀果是中朝古制耶抑我東之講定耶公私祀
儀皆以西爲上鄉飲鄉射亦以西爲尊而此獨

取東者以東爲陽生之方而文明之必自東始
耶願聞其說以破人言之惑也適之先祖按廉
公卽麗代名臣也隱居不仕屢徵不起忠孝兩
全有光百世貴邑誌首載人物篇矣今景賢祠
餼享之論發自尊座而一鄉人士皆悅而從之
僖公議之不泯也事若就緒卜日克舉則如適
之在裔孫之列者當謁蹶而駿奔矣墓所在丹
密地界而墓儀未具方謀豎碣文字之責當歸
於執事況在外裔之地耶茲令仲弟造門奉請
伏望備述一篇以爲百世信筆如何惟祝爲時

加護

與李蒼石 埃

迨此國家罔措之日吾輩俱在報國之地則尤
不勝從近面晤之懷聞 朝廷以執事任全道
之管餉環顧嶠南紆謀長策無復如執事者斯
切爲國獻頌千萬意外兩號召使以適道委數
邑軍長之任自顧愚懦於平日師友之間有何
見長及此安危之日委此過分之責也預切不
勝之歎耳向讀管餉闕文可想承命苦心爲國
盡誠之萬一自古軍政之所急者糧餉也詩不

云乎為裹餼糧于橐于囊爰方啓行若糧無繼
運士有餽邑則雖古之名將事皆不濟此非可
懼者乎且本陣所屬邑則官穀與境內饒戶盡
為官軍之需非但募兵為難募糧尤難此將奈
何賊勢之熾張遲久又不可逆料則若無預備
而徑自發程此何異於敲兵而與賊方今令飭
管餉所絕不勒推以出義傾困之意曉諭境內
升斗聚合雖不優備然君父危急方在朝暮
故兵不可遲滯以數日後發程為計惟願執事
既在其位則淡息廣濟使本陣所經邑得賴軍

需之措辦以濟國事之艱難幸甚

與李白軒

景爽

伏惟秋涼台體動止萬重適道特蒙餘庇僅保
職狀而殘局拙手策應無路白首潦倒殊可憐
也餘惟祝加護鼎食以副朝野之望

答鄭桐溪

蕓

揆溪少日之樂尚記在懷中而居然鬚髮種種
矣况杜門年來病跼人事無以一振夏追前日
來示所云我病不能訪兄兄病不能訪我者政
道此也雖此天地已晦之日而衆心所依幸氣

體自強無損實貢祝之萬萬適道一自南歸置
一小屋於薇山澗谷因其地名吾亭亦足以終
吾生然尚有耳而聞西北之音則令人忿壯自
激恨不與當日齊心共誓之人同日而死如橫
島之樹爾竊想尊執事有倍於是矣惟祝道體
加護萬重

與柳修巖

衫

每擬合席穩討不能脫然做得此箇好事藝伏
窮閭只切西望太息而已看玩之工作輟無常
如是而烏敢望少變其愚陋之質耶近於大學

數條看得本文叅章句攷註脚粗識其歸趣然
傍無強輔不得講明辨質自有信不及處故別
錄仰溷倘得不鄙而裁正也耶

與金君慎守劄

洛城解携竟失聯轡迨今悵餒謹問撼頓餘起
居何如適道長途艱闕僅僅還棲而寂寞窮廬
誰與論懷此時息兄更加一倍兄之垂翅令人
慨咄天將使之益光大其工而有待於他日耶
如適道悠悠汎汎虛送居諸南來不久夏圖西
笑人苦不自知矣適因孝伯之行聊付數字

與金而栗 致寬

秋序垂盡謹問啓處如何室邇人遐瞻想益切
適道衰病轉甚精神氣力如日下山欲一徃叙
懷無計振作以至今日此間之情兄何知之昨
見舍弟書自朝廷凡於列邑被災處有大處分
甘同倉米還已議減定云涸轍殘氓似有少甦
之望淡幸淡幸各率老病會固無期浩歎奈何

與業儒齋會中

居雖同井第緣杜門辭世不以時動脚於山外
故奉晤無階自貽伊阻之歎老益淡切即日履

端僉體啓居萬重適道衰病轉淡良覺苦憐粵
我王大爺贄謁慎齋周先生於順興也周先生
初建白雲書院及業儒齋以爲尊賢養士之所
而倡發斯文嘉惠後學遠邇章甫莫不歛衽欽
仰我王大爺自白雲洞歸後竊慨夫吾鄉無藏
修依歸之所遂與一鄉同志首建長川院繼初
業儒齋而其規模節度一遵周先生揭示而卽
倣朱夫子白鹿洞遺規者也自是以來環韶一
區戶有絃誦之聲士知揖讓之風無愧於鄒魯
之稱實百世難廢之嘉模也近經兵火資費耗

損講規弛吾鄉晚生知前日先父老烏來裔
樹立之澤者幾希此豈非今日吾輩之責耶適
道謝世久矣言含口結舌絕無干涉於分外事
但愚衷惓惓不能自己於獎進誘掖之方故收
召精魄仰溷於僉君子齊會之席望勿以人廢
言更立講規先行相揖禮次講性理書無負向
日設齋之本意幸甚幸甚

寄伯兒壘

領軍登道遽經旬餘家鄉聲息近阻數日雖太
平時猶難念却况國家安危之日乎惟望汝之

母子及兄弟與諸家尚無他撓於板蕩之時也
一心苦戀烏可頃刻少弛耶乃父以老廢之物
值此報國之日既爲軍長則矢死西赴之外
無他別樣道理而中道聞西報一種忘議起於
廟堂此將奈何非海倒湫傾之勢必不得挽回
國論扶植綱常生丁不辰若是其甚耶且諸道
勤王兵雖退去吾當進前爲計而從古用兵
之要莫先於糧餉若前無可仰之積後無繼續
之運事不能濟汝當日督募糧所使無乏絕之
患須望

寄叔兒垞

汝之離家已經數月一心戀戀欲忘不得嚮時
途中無撓抵泮冷燈旅味果無太辛苦而泮中
僉益各皆平穩否馳念不已鄉家尚依前樣無
大段愁惱勿慮可也夫建學養士其規已古而
士以是養才國由此得人挽回齋居者不遵前
轍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多汝須鑑戒十分勉
旃正衣冠對几案肅容端坐日讀四書間以玩
繹乎洛閩諸書及退陶遺集無違 聖朝養士
之本意無負嶺士務實之古範汝平日非不知

此箇道理遊於紛華委靡之中則鮮有不變其
操守者必審慎審慎以副期望

寄李兒帖

離家閱月書信俱阻心甚紆鬱未知茲間家內
別無顯虞汝昆李工課無至專廢否恒在念頭
而不能忘汝本性懶氣弱至於讀書雖加人一
已百之工勿爲過力生病可也今汝所讀卽愚
聖之書此書文義多難曉潛心默會熟玩淺究
則自然有見得之妙勉之勉之

虎溪先生遺集卷之一

虎溪先生遺集卷之二

雜著

性說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其性有本然氣質然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之中本然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氣質之性性之隨氣質而有異者是也是以聖賢之論性有專指本然者有兼言氣質者孔子曰性相近兼言氣質者也孟子曰性本善專指本然者也其後荀子言性惡楊子言性善惡混韓子言性有三品是只說得氣一邊蘓氏言

性未有善惡胡氏言性無善惡此則含糊不明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不明二賢論性明白易曉後之學者却以本然
氣質便作兩等性看是豈知性者乎夫先儒以
水喻性者多矣水之爲物瀉於石間者清激於
泥土者濁原其初水豈有此清彼濁而然也今
以水觀性則可知矣人性有善有惡有明有昏
有剛有柔蓋人之生也天雖均賦是理其稟受
之際時有參差不齊清濁粹駁偏正通塞之氣

隨其所值而所稟不齊然大本則一故人能百
倍其功惡可爲善昏可爲明柔可爲剛矣二之
則不是正謂此耳

心說

心者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合理氣具寂感兼
動靜該體用主於一身妙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然無形影無方所將如何指定說得夫心活物
也寂然不動之時斂在方寸之間湛虛平正如
明鏡止水及其感而遂通或走作於軀殼之外
飛揚馳騁如悍馬翻車酬酢應變之際天理人

欲之分喜怒哀樂之發仁義禮智之端耳目口
鼻之欲皆由心而出故堯傳舜曰允執厥中孔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求放心程子曰操
之有要胡文定曰能常操而有朱子曰必察乎
此千古聖賢之論心皆如此則後學之欲其盡
心者豈可以心無形影摸捉肆忽於須臾之頃
哉心之爲物只是一身之主而所主在我自家
主張著僂在不主張著僂走所以自家常管攝
此心然後乃得心主於身以性爲體以情爲用
無間於動靜而無不在焉

情意辨

情與意何以分別情意之界分非混淪又非隔截者也朱子曰情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又曰情會做底意是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北溪陳氏曰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意是心上發起一念要思量運用要恁地底又曰情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此數說而觀之情意二者

未嘗相離而燦然不相紊亂情先意後相爲心性之用明白無疑哉

志意辨

志意二者俱是心之所動而其輕重先後先儒論卞旣明且切陳氏曰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橫渠曰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朱子曰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又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

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體認此數說則凡人之
心直向做去底是志謀度往來底是意學者於
志意之界分從此可下矣

心性情志意辨

心性情志意五者具於人身相須爲體用不能
明辨五者之脉絡界分難知其先後之次序朱
子曰性者卽天理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
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
所動志者心之所之北溪陳氏曰在內主宰者
是心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動出來底是

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裏向
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以愚者兩說。則心性情
志意之先後。雖若錯置。察其文勢而究其旨義
則可辨。其五者之脈絡矣。今此五者。喻人行路
則路是性。人是心。欲動足。行路是情。動足。臨路
是志。臨路而商量。其今自行幾里。是意。喻水盛
器。則水是性。器是心。水之瀉出者。是情。瀉出而
注地者。是志。注地而流。或東或西者。是意。如此
看則五者之脈絡。界分可別。而知先後之次序
矣。

仁義禮智說

人於天地之間得仁義禮智之性極本窮源則
太極之動靜而爲陰陽陰陽之變合而爲五行
太極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萬物之中惟人得
其秀而最靈人之所以最靈者天與人受之際
得其仁義禮智之性故耳孟子曰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朱子曰仁是箇溫和慈
愛底道理義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是箇恭
敬樽節底道理智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又曰

仁心之德愛之理義心之制事之宜禮天理之
節文人事之儀則至於智未有明釋故胡雲峯
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心之神明所以妙
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沈番易云智者涵天理動
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究羣賢之說則渾淪
一性之中四者粲然各有面貌不同之脉絡入
性之仁義禮智在四德爲元亨利貞在四時爲
春夏秋冬在四行爲水火金木在四方爲東西
南北在四臟爲肝心肺腎在二氣則仁禮爲陽
之始終義智爲陰之始終然仁義禮智本一理

中分別者也故孔子只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
中程子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以此推
之可知四者偏專體用之妙矣

無極而太極說

无極而太極這而字卽卽字之意則无極卽太
極之謂也只是一箇真實之理也夫太極二字
孔子始拈出以明天地萬物之樞紐根源而或
似有形狀看故周子以无極二字加於其上中
間善而字發明無狀中有理者也其理無聲無
臭不見不聞固難摸捉又難形容然无極太極

立乎天地萬物之前其妙用漸次爲天地萬物
之後无極太極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循環不窮
沕合無間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
不見其終前乎萬古後乎萬世無一處欠缺故
仰觀則日月星辰之晦朔運行春夏秋冬之流
行代序莫非此理也俯察則山陵江海之大小
流峙飛走艸木之巨細動植亦無非此理也在
人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語默動靜應事接物
無一非此理也是以屬天屬地屬人之類一無
外太極而自成一物者也凡物莫不有消長終

始虛盈闔闢衰盛顯微往來屈伸之理而消之
中有長之理長之中有消之理虛之中有盈之
理盈之中有虛之理闔闢也衰盛也顯微也往
來也屈伸也無不皆然也大抵天地間萬物萬
事元初豈能以素有而有歟以素無而有者也
是故无中具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者強
名之曰理其理之至中至正至精至純至神至
妙者又強名之曰極而若只云无極則恐淪於
空寂又只云太極則恐若有形狀故并稱无極
太極置而字於中間然後无極不爲空寂太極

不歸有狀上下極字爲一極无非无太不太可
以爲萬化之根本吾道之本體雖然微周子孰
能剖發幽秘使天下萬世知天地萬物之大全
哉

陰陽說

至矣陰陽之道陰陽者本乎理而爲氣變合而
生五行則五行又分屬陰陽者也陰陽變合而
生五行之序則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
陰也以五行自相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
火陽也金水陰也蓋陽有太少陰有太少陽體

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故陽氣溫和而發生
陰氣嚴凝而閉藏以言乎對待則二氣也以言
乎流行則一氣也其氣散在天地人天之四德
元亨利貞而元亨陽也利貞陰也地之四方東
西南北而東南陽也西北陰也人之四端仁義
禮智而仁禮陽也義智陰也又天之日月星辰
寒暑晝夜歲月日時地之飛潛動植洪纖高下
青黃白黑人之氣血臟腑毛髮筋骨動靜語默
各有分屬陰陽陽之中又有陰陽陰之中又有
陰陽凡物莫不有前後左右上下頭尾故也又

於天於地於人所屬之類各有大小方圓輕重
清濁而大也圓也輕也清也爲陽小也方也重
也濁也爲陰有一定而不易之陰陽有隨時而
變易之陰陽故雖鬼神不能逃於陰陽之中千
千萬萬至大至細之物一不外乎陰陽陰陽無
遺乎一物自有天地有人物之後二氣循環不
窮動靜無端升而降降而升屈而伸伸而屈通
而變變而通消而長長而消與天地人物終始
者歟

庸學圖後識

右庸學兩圖竊爲學者領會之易而畫示也蓋庸學之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得以尋求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尤難看得自世教衰徒尚章句不察蘊奧安得爲將來印證乎今此兩圖固非如愚者所可畫然悶夫從我者不知讀書之法矇矓看過含糊說得故遂拈出二書本文與章句及小註緊要句眼目字間附先儒要語逐章畫圖而本文大書章句及小註細書從便圖成先逆看右旁次順看左旁則知其立例之本意而固知其具眼

者之所譏笑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仔細看圖
就看本傳文其於尋間架察等級入德入道之
方不爲無少助矣

家戒五條

一曰修身修身之要在於立心立心之要在於
誠敬以誠敬管攝視聽言動四者須臾無間自
然身修體常舒泰若放肆流蕩誘於視聽言動
駸駸然至於身陷故一是皆以修身爲本

二曰齊家齊家之要在於正倫正倫者何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盡其道倫序

整齊而和平自然家道成矣若父子傷恩兄弟
失和夫妻反目彝倫不正家道日乖故曰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三曰務農務農之要在於盡力農者天下之本
也及其耕稼之時必澆耕易耨服勤盡力方有
秋於西成之日上可以奉先奉親下可以育妻
育子若不盡力雖樹稼之時同雨露之澤同農
何以與人同乎雖樂歲不免啼飢故曰先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

四曰讀書讀書之要在於放心對案危坐低

聲朗讀心口俱到於節節句句未上口時心察
句讀既上口後心察文義今日如是明日如是
自然通透開發若心在鴻鵠之至口徒讀書書
自書我自我雖終身誦讀何益哉故曰讀書之
法先正其心

五曰取友取友之要在於擇勝已勝已云者德
業之成就聞見之高明勝於我者也勝於我者
日與之從遊講磨我之德業聞見自然漸進可
以爲聞人若不如己者爲友德業日退聞見日
孤終未免鄉人故曰以友輔仁

採薇軒記

韶州之東有鼎嶺卽青鳧普賢之餘麓也逶迤
北走中分爲兩支一支西而北爲睡鳳山一支
直北崎嶇爲黃鶴山水自鼎嶺下成溪或北而
西拆或西而東拆徃徃成匯而北過百里合流
于映湖焉薇谷上距鼎嶺十里下距鶴山數里
而清溪白石迥絕塵壒眞隱者之所可盤旋也
徃在龍蛇之亂先考與伯考倡義赴難余時年
十九挈家入薇谷下城洞以故慣識山川夷險
士俗豐儉思欲構數椽而有志未就其後丁卯

金虜犯境廟社蒙塵 鑿輿播遷義不可逃竄
山谷方擬糾義西赴之際被旅愚兩爺所敦迫
尤不可以退縮遂誓衆踰嶺則 朝廷已結和
矣雖有區區忠憤無可施之地乃單騎馳到
闕下籲以尊周攘夷之義痛哭南歸俟天意之
幹回越十年丙子金虜再犯余欲追伸前憤首
先倡義馳到廣陵 朝廷屢下勿輕進兵之諭
且兵潰雙嶺遂單身詣南漢疏陳講和之非留
城殆近一朔忍見冠裳之倒天地之閉而竊念
先後赴難還愧虛張義聲而已遂謝洛中諸賢

灑淚南下周覽隱遁之地固無如薇谷者於是
結茅屋數間以爲斯焉終老之計因地名而扁
其軒曰採薇遂書數語于壁 崇禎戊寅八月
既望記

採薇軒上梁文

大明之日月沉晦生不辰乎邁屯之時小邦之
江山猶餘室茲構於遇遯之地採其薇矣獲我
心兮幸余生長於雙竹之家粗事講論於三棣
之室早從師門稍辨執中義理之性晚筮觀國
頗知向上忠愛之心嗚乎國家之文明遂爲金

虜之蹂躪倡旅於丁卯之春仲願盡大馬之誠
行師於丙子之冬寒復效熊魚之義三軍之星
夜馳赴豈可無邯鄲之救危雙嶺之雪程蒼茫
自然有袁安之流涕乃若一說講和自謂萬世
便宜誤君德於宗社危公自以爲幸蔑臣分於
天朝服事莫知所羞縱尺疏之敢陳恨之誠於
感動天意類一葦之以抗亦難力乎挽回廟論
彼蒼穹者何哉信萬事其已矣蹈于東海竊慕
却秦聲之魯連登彼西山復仰不周粟之殷聖
茲因餘生之懷隱迺有數架之經營某年某月

某日某時特書 崇禎之尊號爰處爰居爰寢
爰息每念 神宗之舊恩顧何處不宜於艸廬
惟靜地最合於薇谷萬物方暢時屬玉春之建
東三字大題戶闢皇明之拱北順天氣之元者
開地勢之自然東籬黃花緬仰陶先生之貞節
三逕綠竹何如蔣元卿之幽居我安歸於人間
忽已沒神農虞夏朝聞道而夕可于以講夫子
春秋茲賡呼邪許之歌敢唱兒郎偉之頌拋梁
東扶桑朝日向葵紅韶州山水幽閒處草木餘
年送此中拋梁西城谷秋聲報玉溪萬曆皇恩

餘雨露薇含春意綠萋萋拋梁南草坊柳洞滴
青嵐荷花不染淤泥濁活水源頭有義潭拋梁
北南漢山遙雲際色中夜徘徊所忠長衆星蒼
蒼拱宸極拋梁上九道輪回日月朗那借皇靈
斧鉞嚴掃除赤縣稷氛漲拋梁下人面獸心幾
多者上帝昭昭有下鑒故教言輩勵風化伏願
上梁之後天神明佑地祇陰護洞壑樹林無非
有明年之遺澤簷楹桷礎都是不周山之高風
真國愛君不失本天之賦得顧名忠義庶保此
地之構成做得一區扶綱萬世

箴銘

存養箴

已過前念未來後事易間須更敢忽造次不覩
不聞無偏無倚天理常存涵養乎此

省察箴

事之方來念之方萌遂通其寂欲動其情隱顯
無間善惡分幾尤加謹此精察其微

東壁銘

蓋自一元肇判二氣五行相生萬物分彙類各
成形人最爲首四端均賦七情俱有天理聖全

人欲愚糅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塵汚明鏡泥濁
止水外物雖引本體豈靡因發遂明其端可推
一息豈忽百倍尤彌交修內外無間顯微作之
不已聖賢可希

西壁銘

三極旣立千聖授受畫八義皇精一勛華夏禹
祇承殷湯聖躋以是文武接夫周召詔後宣尼
得宗曾子再傳思聖旣通孟軻胡烈秦火乃雜
漢治理極必反渾淪重開建圖茂叔好學程氏
訂頑橫渠皇極堯夫延平繼開紫陽集大講明

斯道煥然千載

祭文

退齋先祖院享時祭墓文

猗歟府君挺生麗末嶽降之英朮王之潔得自
家庭正直之節立朝崢嶸僚寀震縮湖節剛明
臧汚屏息匪風冽泉莫奈運訖自靖以獻志遂
岡僕惠以携歸甘心蹈迹至孝格天血淚化竹
鐫石數字萬世不泐表飾門閭赫赫耳目高路
危行宜享芬苾鄉後詢同建祠躋餽祭社古義
有待今日雲仍感戴虔告冥漠

祭寒岡先生文

猗歟先生道全德備爲世儒宗矜式士類言仁
之輯指南學者教我以禮俾有蹈據力扶道脉
以正士趨遭遇 聖明致君唐虞柔克展布不
負所學行己之方出處之節惟知德者爲有所
發如容瞽瞍非愚則僭顧惟顛蒙寔切悼念秦
山頽矣樑木摧矣公哀私痛曷有其已

祭旅軒先生文

姬孔正緒洛建真源天人之學性命之原明誠
互進體用俱存精一益究達三愈尊堅金之粹

良王之温風和日暖天地流元義繇奧旨如誦
已言如丁解牛如扁見垣淵淡發輝指掌羣昏
明后屢倚異數煩煩卷懷高蹈賁趾丘園浮雲
爵祿志在林樊言以事君奏疏極論心中包括
靜裏乾坤齒隆德邵造詣彌醇諄諄誨誘輻湊
屏軒駑劣矜式餘馥荷恩龍亾虎逝蕙摧桑翻
著龜策秘縫掖聲吞臨門一慟爲國難諉

祭李敬亭文

代水溪儒生作

惟靈風度爽雅德宇淵廓清修寡侶簡重多質
早擢鬼科晚不輟學力旣中積詞乃外發龍戲

巨壑鳳翥廣漠文優典衡位不滿德趨榮斷方
世多乾沒公立脊梁確不回屈養性林泉以樂
餘日處已真率裁事密勿况我書院公昕致力
規剗宿弊策拔惰習鄉賴變善士依問業天胡
降酷奪吾何速行路尚淚矧在誘掖山瓢一酌
衆惊莫逆

祭申河陰文

於乎天之生公若將有爲於世天之奪公何速
之至此才不展時位不滿德邦其殄瘁民亦無
祿時耶命耶天不可謀如我疎愚志契斷金屢

枉高駕幾荷德切今其已矣儀形永隔病未執
紼情義俱闕單杯隻雞聊奠路左不昧者存庶
幾顧我

祭仲弟修撰文

嗟嗟余弟棄我而先敦厚之容剛方之姿正直
之氣慷慨之論吾不可復得而聞見矣昔我弟
兄獲戾于天歲甲寅荐遭終天之痛風樹之懷
何可勝言子子餘生形單影隻白首相托惟我
三人奈何奇禍荐臻喪患疊出季嫂之喪鄭壻
之歿任妹之逝俱在於昨年之內至今年又哭

君焉嗚乎吾未耄期而一二年來哭弟妹嫂壻
于人世此吾所以拊膺長吁號彼蒼而痛哭者
也嗚乎今歲仲春余自嶺東來省墳墓鵲原久
別一場團圓其樂如何而君方卧痾顏色之悴
形容之瘦異於前日不得聯枕共被穩叙積阻
之懷然而冥質虛彊必享期頤未始以爲憂也
嗚乎其竟以此而遽至不淑耶抑自 天有命
強疾趨朝驅馳道路厥證轉劇而然耶天乎天
乎未知吾家有何積殃而奪我賢弟之速耶嗚
乎君有孝親之誠忠君之節始於庭闈養志無

違左右無方供爲職分之當爲終於事君匪躬
匪懈直言讜論有以感至尊而震奸佞名顯朝
端并闡先德此孝之至忠之大者也嗚乎以余
弟之康彊余弟之忠孝何其位不滿德而年不
至大耄也所謂天者誠難明而理者亦不可推
矣嗚乎君少乎余二歲自離膝下食則同餐衣
則夏衣學則聯床出則并駕友于之樂不啻墳
唱而箎和今焉已矣白首相失哀哀此生疇托
疇依今吾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左右齒牙
皆動撓脫落何以圖於久長哉忠將投紱南歸

虎溪先生遺集卷之二
一
自放於虎溪之上夏叙天倫之樂事孰謂余第
遽去吾而歿乎誠知其如此豈肯一日相離而
抱此無窮之慟耶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東病
而不能分其痛歿而不能知其日既不得執手
而求訣又不得憑棺而盡哀幽明之間此恨如
何嗚乎念君未歸無復來期憑穴一痛是吾之
至願而八冬以來宿痼復發又拘職撓跼余天
南不能奮飛呼天之慟曷有其極緘辭千里以
寓至痛靈其知耶否耶嗚乎哀哉

虎溪先生遺集卷之二

뒤표지 앞면

